

博客丛林

视死如生

葛剑雄



墓的时间最长，花的钱最多，置办的物品也最多，最后墓里已经塞不下了。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，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坦卡蒙（约公元前1361-前1352年在位）的墓。这些其实都来自一种观念，早在秦汉时代就已被指出——视死如生。既然死亡被当作生命的延续，那么人死了以后当然应该继续享受生前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。有些民族将死亡看成是来世或下一次生命的开始，但考虑到这一过程需要时间，而死者在此期间也得维持原来的生活，所以还是要通过足够

大的墓室和足够多的随葬品来保证。有一些民族或宗教信仰就没有这类现象。例如，有的宗教认为人死后能升天，所以并不需要坟墓，连遗体也不必保存，所以会选择火葬、水葬或天葬。即使采用棺土葬，他们也不希望死者的灵魂长留在地下，而对已经没有灵魂的躯壳，自然不会考虑还需要多少生前的物品。相反，那些生前犯过罪，或得过恶疾的人，死了不会升天，所以就连天葬、火葬、水葬的资格也没有，只能被埋在地下。西方的一些名人墓往往出奇的简朴，就是开国伟人、国君元首、世界名流、科学巨匠、艺术大师，也不会建很大的墓室墓室，更不会用什么珍宝陪葬，其中一部分死者固然是出于本身或后人的节俭谦抑，但更多的人还是由于他们更注重灵魂，而不是躯壳。“视死如生”形成的厚葬习俗，也在中国造就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业余或专业盗墓者，形成了当时最发达的盗墓技术和工具。中国历史上的豪华坟墓几乎都是为盗墓者而建，因为能免于盗掘的绝无仅有。尽管当代的盗墓者早已实现了现代化，盗墓工具“洛阳铲”至今还是中国式的考古发掘最实用的工具。

最近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参加一个东西方古代史的对话会议，听奥地利学者介绍，罗马皇帝屋大维（公元前63年~公元前14年）晚年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为自己修建陵墓，他的陵墓高达40米。不久前我去中亚、南亚五国，也看到不少建得规模宏大、美轮美奂的古代陵墓——枯木几大帝墓、秦始皇以及其他数百上千年前建造的大墓。不过与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相比，无论其年代和规模都望尘莫及，就是比之于中国秦始皇的陵墓也相形见绌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后，秦始皇就调集七十万人为自己修墓，在深入地下的墓室中，“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”，藏满“奇器珍怪”，顶“上树草木以象山”。除了陵墓的主体工程，周围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将有大量配套工程。为了使这位始皇帝在地下不致寂寞，除了有人殉葬，制造大量陶俑陪葬，还在陵墓附近扩建了一座有数万户人家的丽邑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修陵墓方面耗费了惊人的人力物力，后世往往将此事也总结为导致秦朝覆灭的原因之一。但继秦朝而建的汉朝非但没有改弦更张，反而将为皇帝建陵定为制度。汉武帝在位长达54年，修

也许是陆性气候的缘故吧。中原的风雨就和别处不同，它们来得猛烈，来得霸气。从小就沐浴着中原的雨，吹着中原的风长大，对它们的心情风格体味颇深。

散文

今年开春早，春雨早早就下来了。春节前几晚上拜会朋友，就听到窗外有潇潇雨声，夹杂了北风，打在窗玻璃上噼里叭啦。“冷雨敲窗”是不是这个境界？走上大街，道路上已是明晃晃一片了，没有半个时辰，低洼的地上已积成水坑，“春雨贵如油”，不是说得小，而是下得时间短，仅有一会儿的功夫，雨就住了，只有稀疏的雨点打在脸颊上。中原春雨也有细软和缓的时候，仲春时节，伴着种种农忙的身影，会有烟蒙蒙的春雨细细地下，土地滋润着，种子播下去，披雨衣的农人喜得雨水，顾不得雨水打湿裤角，那个景象，让人感受到了田园牧歌，感到了人与自然和谐。而今年正月十三、十四两天的雨来得突兀和猛烈。天气预报没有雨，但几阵北风南风吹过后，天空就哗哗地下起了雨，那雨时住时歇。有时飘飘忽忽，有时倾盆如注。下了两天时间，郑州地区竟下34毫米，抵上夏天一场暴雨的雨水量了。古谚有“干冬湿年”之说。去冬雨雪偏少，老天爷为显公平，一下把一冬的陈年旧账还到小年前。还好，正月十五雨过天晴，没耽搁看明月，赏烟花。

中原的雨

中原的夏雨是狂暴的，奔放的。好好的天，晴空如洗，毒毒的太阳晒着，天的一角就黑下来了，一刹那，狂风呼啸，浓云压过来，铜钱大的雨就砸下来。当初是稀疏的，接着几道闪电，几声闷雷，雨水如倒海翻江般倾注，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。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雨的世界了。马路变成了河流，树木在狂风中扭曲。太阳的光芒全遮盖了，白天变成黑夜。二爷读私塾时，曾用四六骈文单写夏雨，“黑色漆漆，黑如锅底，闪电霹雳，照亮环宇，麻雀不敢飞，老鸹不敢叫，更何况老扁担乎。”（蝗虫一种，身长而得名）。中原夏雨还有一种叫车辙雨，就是路这边雨，路那边晴，古诗所云“东方日出西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”不是这种情况？天上一朵乌云飘来，一道闪电，乌云突然变大，哗哗地雨就下来了，天上亮着太阳，那雨幕倒垂在天地之间，像一条白色的幔帐，地上呢，雨点激起来的尘土扬起半尺高。通常这种雨不过十分钟，就会云开雨住的。夏雨是中原地区雨下得最多的时候，农谚有春雨贵如油、夏雨遍地流之说。夏雨的充沛润泽了万物，是黄河

现代诗坛

幸福 轻轻跑过无人惊扰的田间小路 小鸟唱着让我一个人听的民谣 我什么事也不愁 妻子在家正煮着玉米稀饭 邮递员给我送来一摞报纸 朝日又带给我温暖的一天 影子领着我回家，背后万道早霞 春天一个普通的日子，幸福让我把祖国的一角热土看得无比珍贵

连 载

牛钮示意他说下去。他才又开口说：“征用、打造，大船三四十艘，外围用十数艘装满石料秫秸等物，围成月牙圈，这样就可以减缓水势。先用木板将四条船作一组，钉在一起。然后，装满石料。两组船由两边对开，进入河口。另外两组三组在口外候着。使纤绳拉着，使它们碰撞，沉船。第二组、第三组也如此炮制，几十条大船，及石料秫秸沉下去，基本可以控制水流了，迅速用石料、土方、秫秸等填埋。最后用黄土夯实。”魏三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另外水浅的宽窄处，可以在上河找地方挖开。若强行堵口，再填石头，再填沙子，再填石头，最后填土。”

雪落长河

魏三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另外水浅的宽窄处，可以在上河找地方挖开。若强行堵口，再填石头，再填沙子，再填石头，最后填土。”



清塘野趣 范博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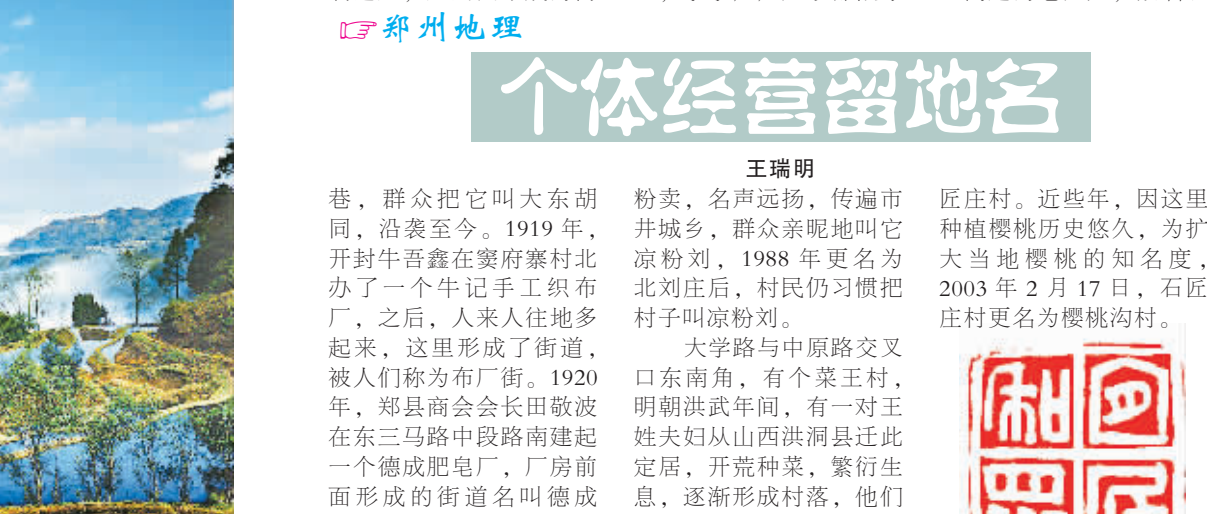
幸福的花开了

赵宗宪 脱下外衣 春天就过去了 风能抵挡春天的寒意 也能困扰躁动的身体 风的衣裳 约束着风的自己 只能穿很短时间的风衣 就像昙花 只能存在短时间的绚丽 养孤僻的洁癖，山村 把我惯得无拘无束。风 总想催我振作，像山顶的树一 点儿的绿，天地动了心 杏花，李花，桃花，都来引逗我 一块乌云冲动了，电闪雷鸣 我心如死水，山村是化石，我是化石 里的人物 对身边仕女，也目不斜视

陈的村民，在郑州到开封的官道上开了一家小饭店，因饭菜质量实惠，生意很好，路人多称之为小店。后来人口日渐发展，形成较大村落，人们一直沿用此名，现在简呼叫小店。位于十八里河北部有一个北刘庄，刘姓人家最早定居于此，因而村名叫刘庄。村中农户有制作粉条、凉粉的传统副业，家家户户几乎都做凉粉卖，名声远扬，传遍市井城乡，群众亲昵地叫它凉粉刘，1988年更名为北刘庄后，村民仍习惯把村子叫凉粉刘。

个体经营留地名

王瑞明 匠庄村。近些年，因这里种植樱桃历史悠久，为扩大当地樱桃的知名度，2003年2月17日，石匠庄村更名为樱桃沟村。



元阳青口 无忌 摄影